

# 外国文化名人

## 画家名家

▼生活的琐碎易使人平庸

▼现实中的丑恶易使人麻木

▼于是

▼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

▼善似乎成了神坛上的祭品

▼美似乎成了远离人世的虚幻

▼而真则变成了

▼江河中不断翻起的泡沫

▼语言是人生存的家园

▼愿读者在这片语言的绿荫中

▼找到生存的诗意



中央编译出版社

外国文化名人

画  
名  
家

李

然  
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化名人画名家/李然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7

ISBN 7-80109-118-3

- I. 外…
- I. 李…
- Ⅲ. 散文-作品集-世界
- IV. 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8125 号

中央编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朝阳东方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24 千字 印张: 12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15.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缺页破损, 请寄回更换)

## 序

生命是一张弓，那弓弦就是梦。

在人类的长河中，有的箭枝纷落，拆戟沉沙，只留下弓弦的震颤；有的银矢穿云破雾，将梦想化为现实，把瞬间铸成永恒。

生活的琐碎易使人平庸，现实中的丑恶易使人麻木。于是，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善似乎成了神坛上的祭品，美似乎成了远离人世的虚幻，而真则变成了江河中不断翻起的泡沫。

但当你读到这本书时，经过智者的审视，伟人的点拨，你会豁然开朗。在我们习以为常、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你会重新感受到崇高与真诚。在这字里行间你会重新触摸到生的高洁与情的灵动。至此，掩卷沉思，你会深切体会到这些人类英杰对文化的价值，感受到这些饱满的生命对你的震撼！正如美国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谈到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时所说的：“他的心灵绝不单纯

属于一个得天独厚的具体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精魂。无数代的先人逝去了，消灭在不知多少世代的酣睡中，一直阒无声息，但在他的身上，他们再次获得新生，获得表现。”

本书所选的文章大都属于散文或随笔。文章有长有短，笔调或灵或拙，形式有浅唱低吟，娓娓动听；有高歌豪迈，气势逼人。可谓风格各异，篇篇珠玑。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雨果的机智，惠特曼的纯朴，爱因斯坦的简洁，萧伯纳的幽默，左拉的热情。这里既有大师们对浩瀚宇宙的慨叹，也有对人世沧桑的体悟。

大师们的文章将玄思妙语和真知灼见融为了一体。因而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语言的展示，写作形式的铺张，更是灵魂的撞击，智慧的交锋，生存的探求。

语言是人生存的家园。当言和思脱离时，言就失去了根，成为浮云，成为炫耀，成为摆设。而当思幻化成语时，便被注入了灵气，言亦成为智慧之果，生命之歌。此时，人才能诗意地栖居。

亲爱的读者，愿您在我们编织的这片语言的绿荫中找到生存的诗意。

编者

1996年5月

# 目 录

夏洛蒂·勃朗特	艾里斯·贝尔与阿克顿·贝尔	1
米什蒂	麦哲伦	11
屠格涅夫	果戈理	14
	我所见到的别林斯基	27
雨果	巴尔扎克之死	34
	悼念乔治·桑	41
惠特曼	终于拜望了爱默生	45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49
左拉	马奈先生	52
亨利·詹姆斯	谦逊的天才	63
劳伦斯	惠特曼	69
斯特里奇	巴尔扎克	90
亨利·巴比塞	红色的圣女	96
岛崎藤村	芥川龙之介君	104

寺田寅彦	追怀夏目漱石先生	112
爱因斯坦	悼念玛丽·居里	125
萧伯纳	贝多芬百年祭	127
蒲宁	忆“托尔斯泰第三”	135
楚科夫斯基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154
爱伦堡	毕加索	171
	海明威	189
	聂鲁达	202
帕乌斯托夫斯基	安徒生	215
哈维·阿顿	安徒生——神奇的世界	237
罗素	乔治·伯纳德·萧	260
贝·瑟夫	尤金·奥尼尔	268
聂鲁达	为名人画像	280
卡扎科夫	咱们去洛普申加	302
	关于莱蒙托夫	323

博尔赫斯

东山魁夷

高桥三千纲

纳撒尼尔·霍桑

星离去

忆中上健次

330

355

368



夏洛蒂·勃朗特

## 艾里斯·贝尔与阿克顿·贝尔

长期以来，在凯勒、艾里斯和阿克顿·贝尔的署名下所发表的作品，一直被认为统统不过是某一个人的化名之作。对此误解，我曾在《简·爱》第三版书前以寥寥数语予以否认与纠正。但那番话看来并未得到大家相信。所以，当此《呼啸山庄》重印之际，我接受建议，愿将事实真相加以澄清。

而且，我个人也深深感到：笼罩着艾里斯和阿克顿这两个名字的迷茫之雾，现在确实应该驱散了。那种小小的秘密，往日曾给我一点点善良无害的快乐，由于时过境迁，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兴味。今天，我责无旁贷，理应对于凯勒、艾里斯和阿克顿·贝尔所写各书的来历和

著作权，加以简短说明。

约当五年以前，我的两个妹妹和我，在相当长时期的分别之后，又在家中重新会面。住在偏远之地<sup>①</sup>，教育素不发达，故于亲人团聚以外，殊乏拜客访友之趣；日常心之所乐、情之所寄，唯有姊妹间相亲相依，唯有读书一事而已。好在我们自孩童时代以来所极感振奋、乐此不疲之事尚有文学习作。往日我们常将各自作品互相传阅，但后来几年此种交流、磋商久已中断，因而姊妹间对于各自写作进展情况不免隔膜。

一八四五年秋季一天，我偶尔看到二妹艾米莉手写的一卷诗稿。当然，对此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知道她赋有诗才且不断写诗。然而披览之后，我仍不禁深为震惊，感到这些诗歌决非平平之作。它们毫无通常所谓的脂粉气息，而是精炼、简洁、刚健、率真。在我耳中，这些诗歌具有一种格外亲切的音韵之美——它们粗犷、忧郁、崇高。

艾米莉生性含而不露，埋藏在她心底的感情秘密，虽是至亲至近之人，非经许可也不得贸然侵犯。因此，仅仅诗稿被我发现一事，就须我解释几个小时，她才释然于怀；而使她相信这些诗歌确有发表价值，又费我整整几天。然而我认为，像她那样性格的人，在内心深处绝不会没有潜伏着远大抱负的星星之火；不把这星星之火

---

① 勃朗特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约克郡一个叫霍华斯的小镇。

煽成熊熊火焰，我决不罢休。

与此同时，我的小妹也悄悄拿出了她的创作，并且吐露说：既然我对艾米莉的作品感到高兴，或许对她的作品也肯一顾。要我来对这些诗歌下个断语，恐怕不免有偏爱之嫌，然而我还是要说：她的这些诗也具有自己真挚可爱的凄惋情趣。

我们姊妹早在幼小时候就抱着有朝一日成为作家的梦想。后来虽则三人天各一方，且又重务缠身，但此心此志从未抛却，一旦重温，便分外坚定，并形成决心。我们决定编选一本小小的诗集，并尽可能将其出版。不想把自己身份公之于众，我们采用了凯勒、艾里斯和阿克顿·贝尔的假名，将自己真名隐去；而选取这种模棱两可的名字，乃是由于一方面不愿公开自己的女性身份，同时出于谨慎的顾虑，也不愿采用那些一望而知即是男性的名字。其所以如此，又是因为——尽管我们自知自己的笔法和思路并无一般所谓的“女儿气”——我们有一种笼统印象，就是人们看待女作家往往怀着偏见：批评家有时拿性别当作惩罚的武器，有时又以此作为吹捧的因由——而吹捧当然不是真实的赞扬。

我们这本小书，出版实非易事。正如事前所料，不论我们这三个作者或是我们的诗歌，都不受人欢迎。不过对此我们早有准备，因为我们自己虽是生手，却也读过他人的甘苦之谈。最使我们困惑不解的莫过于向出版商多次提出请求都音信杳然。为此烦恼之余，我只得向爱丁堡的张伯斯公司诸先生冒昧投书，讨个主意。对于

这件事，他们或已忘在脑后，我却记忆犹新，因为只有从他们那里我才收到一个短短的、事务性的，同时也是有礼貌的、切切实实的答复。我们依计而行，出书的事才算有了眉目。

诗集<sup>①</sup>出来了，但知音寥寥无几，而其中确值得为人所知的作品乃是艾里斯·贝尔的诗歌——对于这些诗的价值，我过去、现在都确信不疑；尽管此种信念尚未得到批评界的认可，我却坚持不变。

失败没有压垮我们，仅仅为了成功而奋斗本身就给人生以极大乐趣。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每人动手写一部小说：艾里斯·贝尔写了《呼啸山庄》，阿克顿·贝尔写了《阿格尼丝·格雷》，凯勒·贝尔也写了一部一卷本的作品<sup>②</sup>。这三部稿子，在一年半当中接连闯入一家又一家出版社——它们所遭受的命运往往是在寄出不久就又灰溜溜地给退回来。

最后，《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被人接受了，但出版条件对两位作者相当苛刻。凯勒·贝尔的书仍然到处碰壁，无人赏识。绝望，犹如一股寒流，侵袭她的内心。作为无望中之希望，她把稿子寄给另一家出版社——老史密斯公司。不久，比她根据以往经验所估计的时间要快得多，回信来了。她无精打采地把信拆开，预料内容不过是两行冷冰冰、毫无希望的字句，通知说

---

① 诗集于一八四六年出版，那年只卖掉两本。

② 指《教师》。

老史密斯公司“对大作不拟刊用”，然而这时她却从信封里拿出两页信纸。她捧读时不禁心悸手颤。信中说鉴于营业上的原因，公司不打算出版此书；但接着信里分析了稿子的优点和缺点，措词如此礼貌，考虑如此周到，态度如此合理，识见如此通达，这样的退稿真比粗俗的采纳更使作者感到快慰。信里还说若能有一部三卷本的作品，将会受到重视。

这时我正在完成《简·爱》一书。当我那部一卷本的小说稿在伦敦颠连奔波之日，也正是我自己在家写作《简·爱》之时。接信三周之后，我寄出了《简·爱》。友好、老练之手接受了它——这是一八四七年九月初的事。不到十月底，它便问世了。与此同时，我两个妹妹的作品，《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却在另一家出版社一搁数月之久。

它们后来也出版了。批评家没有给它们以公正待遇。在《呼啸山庄》中所显示出的虽嫌粗糙却是头角峥嵘的才华，几乎无人赏识，它的含义和主旨受到了误解，作者是谁也被弄错——这本书竟被说成是《简·爱》作者的一部早期拙劣之作。这是多么不公正、多么可悲的错误啊！那时我们姊妹说起此事当作笑话，如今却只剩下我一人为此深深悲痛了。而且，我担心，从那时起就对这部书产生一种偏见。一个作者，既然能够想方设法在一部成功作品的掩护下把自己低劣、粗糙的作品推销出去，当然肯定会因为急于成名，利欲熏心，而将作家的真正的光荣报偿撇在一边的。一旦论客和公众有了这种

成见，他们对于这一欺世盗名之人抱着阴暗的看法，倒也不足为奇。

然而千万不要误解我要为这些事而责怪、抱怨何人。我绝不敢如此——对亡妹的敬意不允许我那样做。在她看来，任何怨天尤人都是可耻、可厌的懦弱表现。

但我有责任、也乐于指出：在评论界的森严领域中却也响起过空谷足音。一位对于天才具有明察眼力和灵敏共鸣的作者（见《雅典娜》杂志一八五〇年九月号）看出了《呼啸山庄》的真义所在，并且准确地列论其妙处、指点其瑕疵。不过，大部分论客却往往叫人想起那一大群围观“壁上字迹”的占星学家、加勒底人和预言家——他们读不通文字，提不出解说<sup>①</sup>。因此，我们有权高兴：最后终于来了一位真正的先知，一个杰出的人物，他赋有眼光、智慧、识见，他能准确无误地读懂一个与众不同的心灵——尽管它不够成熟、教养不足、发展偏颇——所留下的“米尼，米尼，蒂喀尔，乌发尔辛”<sup>②</sup>并且坚定地宣告：“真义就是如此。”

然而，即使是我所提到的那位作者，也未能避免许多人在作者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认为我以往所以要推辞这一荣誉（我是把写作此书看作荣誉的）仅仅是含糊

---

① 此典故见于《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巴比伦国王贝尔沙查在宴会中，忽见一只手在壁上写出一些字迹，其臣下无人能认，最后先知但以理来，才读出文字并给以确解——原来这是上帝对巴比伦国王的警告。

② 即前注所述“壁上字迹”，转义为“难解之谜”。

其词——这实在委屈了我。我愿向他保证：我不但在这件事情，而且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屑于含糊其辞。我相信：我们有了语言，是为了说清楚自己的心意，而不是为了把它用不正派的暧昧之词遮掩起来。

阿克顿·贝尔的《怀特费尔庄园的房客》也受到了不欢迎的接待。对此我倒并不感到惊奇。首先，题材的选择就完全错了——简直想象不出与作者性格更不合拍的题材了。支配这样选材的动机虽然纯洁无疵，但在我看来总有那么一点儿病态因素在内。在作者一生中曾在自己身边长期观察到天才错用和才能滥用所产生的可怕后果<sup>①</sup>；而她又是一种敏于感受、寡言少语、郁郁寡欢的性格，她在眼里所看到的一切都深深刻印在她的心上——这就首先使她自己受了伤。她闷闷不乐地对这些反复思索，终于断定自己有责任将它们如实模写下来（自然要将人物、事件、情节加以杜撰），以作他人之戒。她恨自己的作品，但又非写下去不可。若有人劝她放弃这一题材，她就把这种劝告当作引诱她自我放纵。她要做一个诚实的作者：不粉饰，不调和，不隐瞒。这种出于善良愿望的决心给她带来了误解和攻击——对这个，她按照自己容忍一切不愉快事情的习惯，都默默地、平静地加以容忍了。她是一个诚挚的、平凡的基督教徒，宗教的忧郁调给她那短短的、洁白的一生罩上一层凄惋的

---

<sup>①</sup> 勃朗特姊妹的唯一兄弟布兰威尔，本来也是一个有才能的少年，参加过她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后来却走上了颓唐堕落的道路。

外衣。

艾里斯和阿克顿都不容许自己因为无人鼓励而片刻消沉。魄力给前者以勇气，忍耐给后者以支持。她们二人决心再试锋芒，我也欣然以为她们才华正富，来日方长。岂料巨变袭来，摧折骤至，令人思之可怖，忆之神伤：当烈日方中、农事正忙之时，耕耘者却在劳动中倒下了。

艾米莉首先病倒。她患病的详情依然历历在我脑际，然而要我一一回顾，用文字加以细述，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此力量了。在她一生中不论做任何事情从不拖拖拉拉。这一回她也不延宕。她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她急急忙忙离开我们。然而当她身体濒临灭亡之际，她的精神却比平日格外刚强。日复一日，眼见她带着何等的气概去迎接苦难，我看着看着，心里不禁涌起一种又惊奇，又爱怜的痛楚之感。我没有见过可以与此相比的事——不过，说实在话，我也没有见过任何可以与她相比的人。比一个男子还要刚强，比一个小孩还要单纯——她的性格是举世无俦的。可怕之处还在于：尽管她对别人满怀柔肠，她对自己却毫无怜悯——她的精神对于自己的肉体毫不留情，强迫她那颤抖的手、无力的四肢、失神的眼睛仍像健康时那样工作。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这一切，而又不肯劝阻，内心之苦痛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交织着希望和恐惧的两个月，就这样痛苦地挨过去了。那一天终于来临，死亡的恐怖和痛苦就要降临到这一人间奇才身上。当她在我们眼前一点一点衰竭下去的



时候，我们心里只觉得她是越发、越发的可爱了。到那一天末尾，我们就失去了艾米莉——除了她那被肺病耗干的遗体。她死于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们想这就足够了——但这样想真是大错特错。艾米莉还未埋葬，安恩就病了。艾米莉入土不到半月，我们就看到明明白白的迹象：要准备看到小妹也随她姐姐而去。接着，她真地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只不过那步子要缓慢一点，而她所表现出的忍耐恰与那一个的刚强相等。我刚才说过：她是虔诚的。她所笃信的基督教义支持她走完了这一段痛苦的路程。我亲眼看见了教义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所起的作用，我可以证明它们如何帮助她安静地通过了这个最大的考验。她在一八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去世了。

关于她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实在无话可说，也不必多说了。从表面看，她们是两个毫不引人注目的姑娘，久处穷乡僻壤使她们养成了腼腆的态度和缄默的习惯。在艾米莉身上，刚强的魄力与质朴的性格似乎会合在一起了。在她那天真无邪的情性、质朴无华的爱好与坦白率真的态度之下，隐藏着一股魄力、一团烈火——那是足以激励着英雄的头脑、点燃起英雄的热血的。然而对于处世之道她却一无所知，她的聪明才智在生活的实际事务上毫无用处——她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最明显的权利，也不知道如何考虑她最合法的利益。在她和社会之间，经常需要有那么一个解说人员。她的决心是不容易改变的，而这决心又往往违背着她自己的利益。她